

上海夏季音乐节,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艺术家“各显神通” 纽约爱乐有位会讲“上海话”的姑娘

“依好,我英文名字是Alina Ming Kobialka,中文名字是莫晓明。老开心能回上海拉琴给大家听。”

在今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(MISA)舞台上,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艺术家“各显神通”,为沪上爱乐者带来了更多精彩的舞台。其中,纽约爱乐乐团在去年来沪之后再度回归,接连两天带来了两场音乐会。而在随团来沪的艺术家们中,一位讲着流利上海话的美国小提琴演奏员吸引了记者的注意。

“我会说普通话,但是上海话可能更好一点。”接受记者采访时,莫晓明直接就用上海话打开了话匣子。虽然从小在美国旧金山长大,但是莫晓明的妈妈以及外公外婆都是上海人,在家里也一直用上海话交流。也正因此,莫晓明的上海话带着一些老派的风格,在95后的年轻一代里格外难得。

和母亲一样选择了小提琴

莫晓明的妈妈莫春明,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,也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。当年,她是上海市和旧金山建立“姐妹城市”之后,上海音乐学院选去旧金山的5名学生之一,同行的还有如今“上海四重奏”组合的第一小提琴演奏家李伟纲。后来几经辗转,莫春明加入了旧金山交响乐团任第二小提琴演奏家,一直工作到去年退休。

莫晓明出生于1997年,父亲是美国人,也是演奏家。从小在父母身边耳濡目染,5岁不到,莫晓明就早早展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——“其他小朋友都还在玩的年纪,我可以一直拉琴。”不过年纪小的时候还不太懂得什么是热爱,莫晓明说自己10岁之前都属于“听妈妈的话”拉琴的小孩。



今年 MISA,莫晓明(右)和指挥家萨洛宁(左)合影

直到12岁进入旧金山交响乐团青年管弦乐团,才真正感受到对小提琴的热爱。“周围的朋友们都很喜欢音乐,每个周六大家聚在一块去排练。乐队当时的水平也很高,经常去欧洲去巡演。”莫晓明感受到了浓厚的音乐氛围和强烈的成就感,逐渐有了自驱力。

考进纽约爱乐乐团是5年前,当时的莫晓明还没有从学校毕业,有很多演出同步在忙。她只在考试前花了一个月时间练习,甚至临考试前10天还在跟别的乐团排练。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,她还是从200多人中经过了三轮选拔脱颖而出,成为被录取的三名小提琴手之一,也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。

谈及乐团选人的标准,莫晓明说,相较于技巧或者是演出经历,纽爱更在意演奏者是否能用音乐打动人。“乐团里有不少华人演奏家,他们水平都很高。而且和他们在一起,我

的普通话都有了很大进步。”莫晓明说,如今华人演奏家的身影遍布世界,这也反映了中国的音乐教育水平之高。

回上海,和青年时期的妈妈隔空同台

近些年让莫晓明印象深刻的一次回沪演出,是2017年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的青春致敬贝多芬系列音乐会,她在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上演奏贝多芬的第十小提琴奏鸣曲。而这里,也是妈妈莫春明青春时代曾经演出过的地方。

1979年,著名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访华,跟拍纪录片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:艾萨克·斯特恩在中国》。该片后来也获得了1981年奥斯卡纪录片奖。当时16岁的莫春明作为上音附中选出的三个学生之一,就曾出现在片

《以法之名》:敢拍不是它最大的优点

正在央视八套和优酷热播的检察侦查剧《以法之名》,无疑是近期热度最高的电视剧作品。

从虚构的海东省检察院第十一检察部“刀刀向内”的职责入手,这部新剧聚焦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,以高强度的情节叙事,生动的人物群像,打破题材表达边界——“刀刀向内”意味着什么,它如此重要?

不仅敢拍,而且可信

《以法之名》是敢拍的。剧集一开篇,有关“铁案”与“疑案”的悬念就勾动观众的好奇:在海东省东平市一个历经三年定案的“万氏集团涉黑案”庭审现场,辩护律师张文菁当庭喊冤后随即被捕入狱;另一边,检察官乔振兴疑似自杀,他留下的“认罪视频”让人将信将疑。对此,海东省检察院第十一检察部按照程序启动调查组,深入东平市调查该案,却逐步发现了这起“铁案”背后的蹊跷……

明明处处是蹊跷,为何就成了“铁案”?明明看似证据完整,为何观众也能觉出一丝不对劲?《以法之名》没有延续传统警匪剧的思路,而是站在检察官的视角切入:是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疏忽、犯了错,还是确实存在腐败、渎职问题?若要查,应该怎么查?

案子有悬念,人物亦然。既然将重点落在“刀刀向内”的司法实践,《以法之名》从一开始就定下了群像叙事的基调,大量出场人物的善恶立场进一步成为吸引观众追剧的“钩子”。跟随海东省检察院派出的指导小组成员洪亮(张译饰)和郑雅萍(蒋欣饰)的视角,观众能深刻感受到



调查之难——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穷凶极恶却又善于伪装的黑恶势力,还要用审视的眼光观察身边人,这些人可能是昔日的同窗、同事、上级,也可能是朝夕相处的亲人。

换句话说,《以法之名》的好处,不在于拍出大案重案的惊心动魄、悬念迭起,更在揭示善恶之间的人性博弈:当执法者要调查自己的朋友、亲人,他们如何破除困境?如何坚守对公平正义的本真追求?

更重要的是,基于前期扎实的功课,剧中如今呈现的细节有说服力、有可信度。比如剧集开篇,一件小事道出了第十一检察部的“吃力不讨好”:张译扮演的洪亮要调查一位还有半年就要退休的老检察官,而一旦查实对方的错误,这个办了两千多个案子却只失误了一次的检察官,就只能要背着处分离开……

而导演傅东育曾透露,从确定选题到完成最终剧本,团队历经了三年的艰难历程,奔赴四个省份、十几个城市采风,从最高检到基层单位采访了超过100位检察官,查阅大量卷宗。“编剧团队不断调整、反复推敲,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选题。”

人物群像,生动有力

除了案件本身勾着观众往下看,剧中的好表演同样功不可没。

张译不是第一次演公检法从业人员,从《狂飙》《重生之门》《三大队》到《九部的检察官》,外界不乏质疑他的表演是否总在“舒适圈”打转。但在《以法之名》中,张译饰演的检察官洪亮多了几分烟火气——一个在职场中倍感疲惫、一度想辞职离开检察系统的公务员;一个“高娶”了领导女儿,在家中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中年人。当他被极致的善恶逼到墙角,他会如何选择?

同样有看点的是蒋欣饰演的郑雅萍。这一角色表面看似概念化——正义、执着、坚韧,但在蒋欣的诠释下,郑雅萍有了温度:她有冷静讯问的强势,也有情绪爆发的冲动,但更多的是敏锐、果敢与担当。

退一步说,《以法之名》并非仅靠主演撑场,更多演员的细腻演绎更添分量。

是安饰演的检察官乔振兴,开篇即意外身故,甚至被指为“黑恶势力保护伞”,但通过一场场回忆戏份,观众看到了他年轻时的意气风发,以及中年时拼尽全力追求真相的热血。

常以“绿叶”形象出现在影视剧中的女演员董晴,也交出了惊艳表现:她饰演的辩护

中,和大师进行交流,并在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上进行了演奏。

莫晓明说,自己很早就听妈妈讲过当年的这段经历。长大后同样作为小提琴演奏者,能和妈妈隔空站在同一个舞台,感觉很感动。“我妈妈拉琴最大的特点是自然,后来我也被这样评价过,可能这也是她潜移默化给我的影响吧。”

小时候的上海记忆是外婆的鳊丝面

对上海最早的记忆,可以追溯到莫晓明5岁的时候。她跟着妈妈一起回来,住在淮海路附近的亲戚家里,这条路也是妈妈从小长大的地方。“当时走在外面很多人看到我是个外国人,但是没想到开口能讲上海话,他们都很惊讶。”方言承载的是思乡之情,即便远隔大洋彼岸,莫晓明也始终对上海有着别样的情感。“现在每趟回上海,听大家讲话像是听屋里厢的人讲话一样,所以都老开心额。”

人们对一个城市的记忆,除了语言,通常也离不开美食。莫晓明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经常吃外婆做的鳊丝面,也喜欢吃生煎包、小笼包和粢饭团,“还有熏鱼,我每次都能吃完一整条。”这些年每次回上海,她也会都会找这些来吃。

这次回到上海演出,行程有些紧张,莫晓明没有逛太多地方,只去外滩转了转。不过这些年因为探亲或是演出,她时常回来看看,也逐渐发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变化。“现在外卖、快递这些都太方便了,和我小时候记忆中完全不是一个样子。”

莫晓明还有一个心愿,就是下一次可以和妈妈一起回上海,多待一段时间。“我想回到妈妈年轻时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,感受她曾经走过的路。”

晨报记者 王琛

律师张文菁,初以“黑社会组织骨干成员”身份亮相法庭,当庭喊冤的激烈场面成为《以法之名》开篇最震撼的一幕。在蒋欣饰演的省检察院指导组组长郑雅萍与张文菁的问讯戏份中,董晴一气呵成地痛斥:“案子有问题!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,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,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,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?”字字句句砸在观众心上。

当然,《以法之名》播出时也有观点认为,36集的体量略显冗长。尤其是前期检察人员办案过程困难重重,找不到突破口的无力感,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的追剧热情。而该剧总制片人、虎鲸文娱敦淇工作室总经理敦淇则表示,故事不到最后一刻可能都存有悬念,希望观众不仅能收获“爽感”,更能产生“代入感”,“与剧中人物、情怀共情共鸣,让更多人了解检察官的正义担当与使命。”

晨报记者 曾索狄

物资回收

渝水堂

高价收购

红木家具.老家具.字画.扇子.印章.像章.老服装.小人书.紫砂壶.玉器.瓷器.地址:多伦路文化名人街182号(近四川北路) 热线电话: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

投放热线:22895373

《新闻晨报》综合分类、遗失、注销各类声明广告